



談情說性

語堂文選(上)

林太乙◎編

談情說性

語堂文選①

林太乙◎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语堂文选 (上册) —— 谈情说性

林太乙 编

责任编辑: 徐吉征

封面设计: 绿 舟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4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50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10 000 册 定价: 26.00 元 (上、下册)

序

父亲在《说诚与伪》一文中说：

“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欲。要在诚之一字而已。诚便是真。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红楼梦佳文，也是一‘真’字而已。史湘云醉卧牡丹下，不大体统；晴雯骂麝月磨牙，也欠斯文；然红楼梦之所以为文学，正在此等真处，如见其肺肝然。虚伪的社会不然，上下相率而为伪，说话立言做文章，都是预备做给人家看的，说话给人家听的。于是高谈阔论，辞严义正，篇篇是门面语，句句是得体文章，摇膝吟之，朗诵读之，都是好文章，而与人生之真实何与？与谁还有一句衷心之论，肺腑之言，见之笔端？这是思想硬化，文学枯竭，性灵摧残之原因。”

父亲写作成功，也许就是因为他“不装腔作势，不拾唾余，不炫鸿博，不示诡秘，抒我一己见，畅所欲言，遂之成书。读者与我同调而好之亦好，所见不同而誉义之亦好，我亦无可如何也。书出风行海外几三十年，至今不衰，亦可见中外人士之有所同然也。”（一九五五年

重版《生活的艺术》序)

父亲著有英文书四十种，译成约二十种文字，中文著作除他自己编辑的文集《翦拂集》、《大荒集》、《我的话》上册《行素集》、《我的话》下册《披荆集》、《语堂文存》之外，更有未收在文集中的文章数百篇，和学术性的书籍三种，以及一部汉英词典，可谓当代最多产，最有地位的中国作家之一。

一九七六年父亲去世之后，联合报的社论道：“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而且也公认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因为论将近代西方文化引入我国者，从严复和林纾那一代起，固可说代有传人，甚之人才辈出；但论将我中华文化介绍于西方者，则除了有利玛窦、汤若望等等外国人曾经从事之外，数献身此道的中国学人，林语堂虽非唯一人，却是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人。”

父亲一八九五年在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出世。一九一七，他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三年后，他进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在这时候，他开始写作，写的多数是讽刺北洋政府的文章。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包括父亲在内。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到该校任教，但不久由于人事纠纷，离开厦大，到汉

口，任革命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翌年武汉政府开始分裂，父亲到上海，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

一九三二年，他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另创《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发抒性灵的文章，与《论语》并辔齐进。他说，“提倡幽默必先解放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放，渐再参透义理，而幽默自然孕育也。”

这两种刊物吸引许多三十年代的名作家，如老舍、徐讦、谢冰莹、刘半农、郁达夫等，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父亲自己的作品。

一九三五年，父亲创办《宇宙风》半月刊，融汇《论语》、《人间世》的气质与风格，主文而濡谏，辞色道逸。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父亲也在英文《中国评论》周刊（China Critic）写专栏，名称《小评论家》（The Little Critic）。他写了几百篇文章，也将其中多篇改写为中文，在他创办的刊物发表。

一九三六年，我们举家侨居美国以后，父亲改以英文著作。是年，他撰写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成为畅销书，并被视为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两年后，他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成为该年美国最畅销的书。《京华烟云》在一九四〇年出版，有人认为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更有人说是现代的《红楼梦》。他继续写了许多书成为国际文坛巨人。

一九六五年，父亲应中央社马星野社长之邀，撰写“无所不谈”专栏，恢复用中文写作时说：

“星野兄来函，嘱我为中央社撰稿，星野真热肠人也。函中未明言如何发表。若谓每周撰稿，只是报导纽约消息，则未敢从命。若一月两次三次，说说话，藉此使国内外文人得通声气，自是不错。记得《人间世》发刊词，曾作数语，以表此意。原文不在手下，大意谓《人间世》略如世人，点卯下班之余，饭后无聊之际，揖让既毕，长夜漫漫，何以遣此。忽逢旧友不约而来，排闥而入，不衫不履，亦不揖让，亦不寒暄。由是饮茶叙旧，随兴所之，所谓或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言无法度，谈无题目，所言必自己的话，所发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齿颊犹香。如此半月一次，以文会友，便是《人间世》发刊之本意。……

“承星野兄之好意嘱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谈，惟谈文艺思想山川人物罢了。我居国外，凡三十年，不教书，不演讲，不应酬，不投刺，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拥重兵，征西域，必谢不敏。叫我挥秃笔，写我心中所得，以与国内学者共之，则当勉强。美国编辑，倒有一样好处，凡文稿不好，虽为名作家所作，亦请修改，或退稿。故美国出书，绝无送人情之事。大约每月二次至三次奉上一篇，或意到笔不到，或意思平平，无甚可说，请删节或投之字纸篓可也。”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父亲共写了一百多篇。这项专栏遍在各地中文报章发表。最后几年，父亲因为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之约，编纂《当代汉英词典》，所以文章写得比较少。

今年是父亲百岁诞辰，联经出版公司邀我编《语堂幽默文选》（编按：现分成上册《论幽默》，下册《清算月亮》）和《语堂文选》（编按：现分成上册《谈情说性》，下册《读书的艺术》）两书，作为纪念。父亲的幽默文章自然收在《幽默文选》中。这里收文章分《文化、思想》、《谈情说性》、《人物》、《游记》、《文学、读书》五类，共七十七篇，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文章，历久弥新。父亲谈时事，以及学术性的文章没有选在这里。

我在整理父亲的文章时，尽可能查出出处及出版日期。我也尽可能确定每篇文章是父亲的作品而不是赝品，因为很多人乱译乱集他的作品，有以译文充当中文原著，也有以他人的文章冒充父亲的作品。

我在检核文章真伪的工作中，参考台湾开明书店出版的《语堂文集》和《无所不谈》合集，这两部书中的文字的确是父亲的作品，可惜都没有注明出处。我参考吴兴文和秦贤次所编《林语堂卷》和波士顿西蒙斯大学安德生教授兼图书馆长所编的《林语堂英文及翻译之作品总目》（Arthur James Anderson: Lin Yutang, A Bibliography of His English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这两种著作目录对鉴定出处有很大的帮助。

父亲晚年时常说，希望整理他的文稿，将早期、中期和晚年的作品合为一集，作为定本。我幸能编辑本文选，完成父亲未竟的心愿。

林太乙 1994 年秋

目 次

序.....	1
--------	---

第一部 谈情说性

论色即是空.....	3
论情.....	8
论趣	12
论利	16
孟子说才志气欲	20
温情主义	25
戴东原与我们	28
说浪漫	31
论泥做的男人	35
论解嘲	40
论谈话	43

目 次

说乡情	51
烟屑（一至五）	54
关雎正义	70
论赤足之美	73
纪春园琐事	77
秋天的况味	82
孤崖一枝花	85
记隐者	87
半部韩非治天下	89
哀莫大于心死	91

第二部 人物

一点浩然气——纪念国父	97
记蔡子民先生	99

目 次

想念蔡元培先生·····	104
胡适博士·····	107
悼鲁迅·····	114
忆鲁迅·····	118
记周氏弟兄·····	121
辜鸿铭·····	124
由辜鸿铭说起谈萨尔忒·····	130
从碧姬芭杜说起谈萨尔忒·····	136
说福祿特尔与中国迷·····	139
说汤因比教授·····	145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152
说高本汉·····	159
记大千话敦煌·····	166
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171

目 次

萧伯纳.....	177
苏东坡与其堂妹.....	181

第三部 游记

山居日记.....	193
安徽之行.....	197
说北平.....	200
游美印象记.....	206
记纽约钓鱼.....	215
谈海外钓鱼之乐.....	219
可磨途中.....	224
说斐尼斯.....	228
杂谈奥国.....	234
编后余墨.....	240

语堂文选

第一部

谈情说性

THE
SUN
SHINE
ON

论色即是空



我们山居，窗外所见的是竹篱茅舍，廊外所见的是稻田菜畦，满目苍苍横翠微，饱享眼福，自然身心愉快。半夜蛙声唧唧，破晓邻舍鸡鸣，觉得这都是应该的，自然的。城居高楼大厦，离地甚远，又水泥大道，全无曲折，宇宙文章，已不复见，白云苍狗，偶尔一瞥而已。想来少年青松白石之盟，至今始遂心愿。我就不相信，这苍绿一片山阴滴翠的景色，就是空空。

近阅报载，洛杉矶某少年，因吃新近驰名的迷幻药，名LSD，觉得四大皆空，正如佛教所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药实在灵，于是少年横立大街中，看对面汽车来，只当幻影视之，原来色即是空，乃被车轧死。据报载，美国政府的药物管理局称，美国大学生，估量有几万人曾经或是常服这迷幻药。好莱坞及纽约百老汇的

戏业董事人，戏剧批评家三位同意，电影及戏台的演员，有六成常服这药。所谓迷幻药，就是因神经受了某种的刺激，特别敏感，如醉如痴，眼前景物，忽变为灿烂世界，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各色异样鲜明，像万花筒，变幻无已。同时精神特别兴奋，或者翱翔天空，或者掠水走过，都不算一回事。因此平常人也有好奇心，偶然尝试一下，倒不一定成瘾。美国医药管理局，因为这药对于心理病态的研究，有正当用途，所以也反对完全禁用。

现在美国人，说起 LSD，如 DDT（灭虫散）一样，大家知道。LSD 即 Lysergic Acid Dithy-lamide 之简，是取某种菌炼成的。以前希腊诗人荷马记载，也有解忧酒 Nepenthe，吃了可与神仙为友，荷马书中又有“吃莲子者” Lotus Eaters，舟子到那岛上，吃过都乐而忘返。这正与古书所谓不吃人间烟火相同。至今西文称远东人的雅号，亦称为“吃莲子者”。近代 Lafcardio Hearn 专讲日本文化最常用，前三四年 Arthur Koestler，漫游日本印度，书名即名 The Lotus And The Robot 最引起普通读者注意的，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妙见之门》一书，一九五四年出版，专讲吃这种药的人经验。赫胥黎氏即以箭多玛·赫胥黎（赞助达尔文而著《天演论》的作者）之孙。他的哥哥 Julian 柔利安，就是联合国文教组织 UN-ESCO 的创办人及第一任总干事。所以这位已故的文豪，我于一九四八年在巴